金壘子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解謂殺牲盛饌曰舉。一日之中。食有三時。同此一舉而已。盱江何氏曰。王之燕食。不敢暴殄天物也。將祭而齋。則一日三舉。於朝。於日中。於夕。凡用三大牢。葢不敢餕餘

以賣其精明也鄭司農亦以齋必變食釋齋日三舉之文葉文康言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孰謂齋必變食爲不飲酒不茹葷乎自朱子有不飲酒不茹葷之解近來王明齋先生作周禮傳遂改王齋日三舉爲不舉比之大喪大荒大禮以傳會其說則失之遠矣王府王齋則共食玉准辟玉食正此可過自非薄乎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周禮凡大祀齋日三牢犒牛爲膳以助精神且日周禮是聖人所定非過侈

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秦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詔罷之是嵩齋日錄周禮奏請宰牛為膳也。

禮疏六十閉房者素問云人生五八而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竭面焦鬢髮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於此須閉房也。曾男子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謂可無嫌也七十閉房者七十則益老益衰矣惟貧人

養老
復其
征繇

養。而婦人能養人故行役以婦人非復有房中之事也夫婦之禮惟年七十同藏無間亦此意也

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謂復除之管子入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巳上。一子無征年八十巳上二子無征九十巳上盡家無征

君祭
時巳
卒

何休曰禮大夫卒君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陳氏亦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

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爲非禮也按古者君祭臣卒則禮不以告以告而廢祭則無祖宗告而不廢祭則無大臣故不若無告之愈耳春秋魯叔弓方有事於大廟而卒於其所君之聞之不待告也故去樂卒事所以爲禮若叔弓自卒於寢當祭而告則春秋當爲異書左氏亦不敢以禮許之矣

家臣曰僕

禮大夫不稱君故仕於大夫之家曰僕以避其爲臣

刑人於市

耳漢儒不達而直以奴隸目之其作王制亦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吁甚矣當是時列國皆世卿大夫士苟有志於用世不階仕於大夫之家而奚也

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古之帝王不私其刑賞蓋如此朝陽也主德士大夫之所聚也爵一人而欲千萬人勸故於朝市陰也主殺小人之所聚也刑一人而欲千萬人懼故於市蓋亦有不於市者劓誅則適於甸師宮刑則佴之蠶

室夫固各有取焉夫刑之不可於朝也猶爵之不可於市也然論語檀弓曰肆諸市朝孟子曰撻諸市朝豈時至春秋戰國而先王之意巳漸失之者耶或曰此固殷法也周法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所謂五刑五刑三次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故自用刀鋸以下大夫而上尸諸朝士與庶人尸諸市鄭康成則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俱適甸師

禮刑所用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疏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大夫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黥刑重於墨

墨鄭玄周禮注云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然周書呂刑苗氏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鄭謂黥面甚於墨頟是黥異於墨也刻其顙而涅之曰

墨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臣下不匡猶用此刑也其輕明矣黥重於墨然宋人以此配軍謂之刺配本朝不用五刑惟盜刺字猶有黥之遺意第用兩手腕易除滅又隱處非別善癉惡之義不若以竊盜二字就刺其面使人易識難滅且以宋人刺軍之法今用之刺盜何遽用之有

古者兵刑同官故唐虞以蠻夷猾夏寇戎奸宄兵刑之大者總責士師後世刑用始煩士一官不得兼統周有司馬司寇秦因之故以三公掌兵則有太

改太倉曰如京

尉列卿掌刑則有廷尉百官惟兩官皆曰尉以慰安天下爲文猶古意也廷尉者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故云

撫臺西石王公之語一日指宋史問曰如京使何官也予對曰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蓋倉使也公曰觀諸傳中官高似不爲倉使者何也蓋指今日倉大副使皆雜流不入品予無以應一日偶閱事物紀原唐以前以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充太倉使五代梁諸使始有如京使當是梁改太倉

漢法猶有泉府遺意

金有五色

使曰如京也則如京使特爲大倉差遣猶今之巡倉則用御史耳

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盱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貸物於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於國中各有日數以爲息。所謂以國服爲息也。按王克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金有五。曰青金曰錫。曰赤金曰銅。曰黃金曰金。曰白

金曰銀。曰黑金曰鐵。而黃擅金名。故經傳稱金者皆黃金也。銅以金命之。則遜黃曰赤。以鐵名之。則進赤曰黃。故唐孔氏呂刑罰鍰傳謂鍰是黃鐵爲銅。而虞書金作贖刑。漢孔氏注謂黃金。唐虞以黃金爲中幣。行使皆用黃金故耳。雖秦漢猶然。漢第少其斤兩。令與銅相值。至後魏始改用絹。近時濟老。卻以銅鐵皆名金。鐵亦近銅。故兩傳注黃金黃鐵皆是銅。則別用鄭注。鄭注禹貢金三品曰銅三色也。

古今金銀珠玉異用

山海經志海內諸名山必曰其上多金玉無草木金玉與草木氣相刑多金玉無草木矣理也然今海內諸名山歷歷故在何上古金玉多耶豈至治之代地不愛寶與或曰唐虞以珠玉爲上幣黃金廼爲中幣下至戰國秦漢遊說士一言合主輒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有賜金百鎰珠二斗者珠玉雜黃金行使耳非以其多故然與秦漢始以黃金爲上幣已不同於古矣然周以斤秦以鎰漢復用斤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止爲器飾寶藏不爲幣

珠玉不爲幣。以爲寶藏貴之也。銀錫不爲幣。以爲器餙賤之也。至漢武征伐四夷。虛耗海內。於是大司農藏告竭。不足以給費。而少府多銀錫。始詔雜用以爲錢。而民終以賤不寶用。歲餘報罷。夫以漢武之威。行於海內。不能强民情所賤以爲貴。銀錫終廢不行。以賤故也。後世旣乃以銀爲上幣。黄金爲寶藏。不復爲幣。民間又公雜鉛銅與銀用之。而尚不給。不知其道曷由。有世道之責者。其可不深長思哉

戰國策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鮑注云一斤爲一金吳氏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爲一金又史記平準書米至石萬錢馬至疋百金瓚注曰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而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三十兩按莊子逍遥遊篇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注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與鮑注同恐李鮑說爲長

漢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而黃金者不多得。然漢時賞賜臣下數數用之諸稱金者未知孰何姑不著。如高祖時賜張良黃金百鎰又用陳平言行反間間項王君臣乃出黃金四萬斤。武帝以東方朔諫引董君設飲宣室賜黃金三十斤。又因諫上藉盩厔鄠杜田爲苑賜黃金百斤元帝時丞相趙克國大司馬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以歲惡民流乞骸骨。各賜黃金六十斤成帝時黃門郎楊雄以上書諫請毋拒匈奴單于入朝賜繒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哀帝時傅喜以忤得

太后意以光祿大夫養病賜黃金百斤至宣帝時賞賜尤多如疏廣受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賜黃金百斤黃霸爲潁川太守有績效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龔遂以渤海太守之任召對稱旨加賜黃金贈遺之杜延年爲北地太守而郡中清淨居歲餘使謁者賜璽書黃金二十斤朱邑爲大司農卒以廉潔守節詔賜邑子黃金百斤尹翁歸以廉正治民異等而蚤夭賜其子黃金百斤如賞賜大

將軍霍光前後黃金七千斤其他散見紀傳不暇悉舉蓋古人質儉山海所產不靡耗於他用郡國流布各藏充溢故天子得以爲恩澤後世雖內府所積亦貧矣又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雖其粟貴亦金多與逮莽亡省中黃金尚餘數千萬斤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楊用修謂古有鉚金尚不

在其中至宋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庚子又詔應銷金貼金鏤金間金戧音尹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中宮以下衣服並不得為飾凡十九種吁工匠日繁名色愈巧服色寖侈金之消耗無窮矣鏤金疑即鈒音戢金又有壤金俗作廂不知唐十四種宋十九種內作何金也

唐劉秩請禁銅謂銅之為器不如漆以為兵則不如鐵此自後世之兵以鐵故知銅不如也按荀卿論

王之所寶者六一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古者金三品。黃曰金白曰銀赤曰銅以禦兵亂爲兵器則必用銅賈誼諫聽民放鑄欲禁民采銅使銅畢歸於上以致七福。一曰以作兵器是銅爲兵器也春秋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旣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秦始皇旣平六國盡銷天下兵鑄以爲鍾虡及金人十二是銅爲兵器不爲兵即爲鍾也

皮革鉄革之制

周禮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甲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甲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而管子亦稱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疑即此三甲注以爲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未詳孰是大抵三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益只瑩牛皮爲之故止於五屬牛家畜也皮可時得而一角之兕三角之犀產於窮山來自荒徼豈能給三軍之用易但云鞏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牛革堅也宋

程大昌亦引春秋華元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是牛皆有皮可甲而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雖例爲夸言亦可以見犀兕之必於牛以今推之豈惟必於牛殆絕無矣觀戰國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意古者獸跡鳥跡交於中國尚有以犀兕爲甲自周公驅逐唐叔射殪爾後中國不可多得故但得漆牛之皮以爲甲而以丹青繪兩獸之形於其上徒以壯軍容而作士勇亦謂之犀甲兕甲非實有兩

獸之皮以爲甲也程大昌又引晉書載馬隆之討
涼州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而隆卒悉
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爲神王隱晉書載隆兵悉
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而名以爲犀余謂
牛之有皮以爲甲則謂之犀蓋亦自古以然古人
凡堅謂之犀雖器物之堅利通謂之犀如車曰犀
車舟曰犀舟銚亦曰犀銚豈徒甲哉惟後世用鐵
爲甲雖朱子以爲不知起於何時仲長統昌言曰
古者以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

古者冑亦用革

[illegible]紙爲鎧

弩亦必喪師亡國也然則甲之首用皮本由車戰自春秋之戰已有毀車爲行則鐵甲之制亦將漸興於此時孔子曰袪金革金鐵甲也革皮甲也互用之矣

古者冑亦用革故古字作䩜亦作䩜荀子䩜帶劍書鹽鐵論犀䩜兕甲是也兜鍪鍪字亦从敄从革後世用鐵始改革从金作鍪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釬臂鎧也錏鍜頸鎧也

唐徐商有功五世孫大中時節度河中置備征軍凡

千人劈紙爲鎧。勁矢不能洞。南唐李元淸父方周世宗征淮南。方聚鄉里義士劈紙爲鎧號白甲軍。與唐軍同守濠州

比甲之衣

元世祖昭睿順聖皇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襻。名曰比甲以便弓馬則今比甲所自始

王侯十二而冠

禮二十曰弱冠。此士禮耳。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十五而生子。殷周皆然。文王殷諸侯也。十三生伯邑考。十二而冠始昏可知矣。左氏襄

公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晏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君可以冠矣是晉侯亦以禮冠之期謂魯公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知成王之冠已久矣故曰天子與諸侯皆十二而冠禮也天子之元子亦十二而冠冠則用士冠禮

君即位用白帽

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三代冠有牟追始以白布冠爲喪冠後世遂漸忌白南

宋宣陽門謂之白門。明帝以白門名不祥。甚諱之。而右丞江謐嘗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徙門名猶忌之。至於皇帝卽位。迺用白帽。湘東王彧旣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成道首曰。事須及熱。侯景僭主時

士不衣織

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而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按此即今之織絲禹貢所謂厥篚織文也俗訛織為紵紵音杜說文䋺細者為絟粗者為紵　宋洪氏松漠紀聞又作注絲

唐時婦已纏足

樊川集詠襪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已形容婦女纏足矣墨莊漫錄乃云杜牧之輩作詩無及之者誤也張平子南都賦修袖繚繞而[illegible]躡

蹀而容與躡蹀小步容與徐進也此猶直說舞態耳樂府焦仲卿妻詩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曰纖細曰精妙皆不直言之而言其步可謂善形容者題下曰古辭不著何時人蓋已非止唐世矣月出之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正義謂婦人行步貴在舒緩窈糾是舒遲之姿容然則當三百篇時固已有是姿容云論魏

也

琵琶用皮絃

餘冬序錄。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爲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爲繞殿雷而後山詩話歐陽公詩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爲杜彬故事。而後山亦謂世未之有不知馮事已更先於彬者余偶閱酉陽雜俎云。古琵琶用鵾鷄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皮絃亦非刱於馮道子矣

博物志堯造圍棊以教丹朱中興書陶侃亦云圍棋堯以教其愚子南宋虞愿亦云堯以此教丹朱豈以朱顓蒙不慧若後世疑鹿問蛙者故爲縱衡押闔之小數以攻破其愚心哉然發蒙有術何必是而觀之書帝堯將遜位咨四岳而岳對以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斯其人必彊明自任而好高以放於愚然異乎世之所謂愚也路史稱帝刱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鷔爲佷媢克兄弟爲閱嚚訟嫚游而朋淫近之而又曰帝悲之爲制奕棋以閑其

情天奕棋豈所以閑情者哉況將平其閱而教之爭將防其嫚而誨之戲乎斯妄庸丁足辨而偶客談及故爲一言之

象山語錄先生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卽是道道卽是藝又嘗看諸人下象棋因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便敗獅子捉象捉兎皆用全力竊怪先生以簡易超忽爲學平居謂六經皆註我幾廢文學不觀迺獨不能忘棋頃檢鶴林玉露象山

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者累日一日廼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連勝二局。棋工起謝曰官人之棋天下無敵手矣先生二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衡子祁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精神之盛衰耳然則先生於棋數數然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以年號爲州郡名

自秦漢降代遠化遷郡國廢置彊域離合名號沿革不可方物而古蹟湮矣是故好古者眷之也古者名終則諱之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山川以國則廢國若秦之楚以山川則廢山川若魯之具敖惟

年號者至漢武帝始有之蓋書契代結繩之後用以表年識事治官察民與天下同之非廟諱比也唐德宗興元元年以梁州爲興元府宋太宗太平興國江南仍置太平軍真宗太中祥符畿內因改祥符縣高宗紹興升越州爲紹興府孝宗隆興改洪州爲隆興府彼方寵州郡以紀年之嘉名況因年移州郡之名乎蓋今隆慶之爲延慶也一時建言者不審也

三楚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

廣陵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三吳吳

興會稽吳郡或曰冊陽無會稽

荊說文云楚木也楚說文云叢木一名荊也荊楚一

物故楚一名荊

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猶云三閭楚

王族三姓昭屈景耳是時楚亡僅存家族公知終

亡秦者楚人故以爲言及漢興詔遷楚昭屈景三

姓實關中此可見其族存之驗

古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呂

覽謂池仲魚爲魏城門候城門失火仲魚燒死然則林木亦定是一人耶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林中之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中之魚爲之殫當以淮南爲是

宋之四京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爲西京河南府南京卽今之歸德府亦曰應天府北京則大名府呂夷簡請建示將親征以伐虜謀者此宋之四京也

梅聖兪侍制知越州詩末句買臣嚴助當時貴破賊

注明會稽屬吳

論功未足誇意則美矣而未審也當爲會稽其時屬越𨽻耳兩人皆會稽吳人非越也項梁避仇吳中因與項羽斬會稽守殷通起兵此會稽亦吳卽今蘇州江東者大江之東非浙江東也按會稽故爲越郡卽越州自勾踐伐吳滅之因遷都於吳亦曰會稽秦卽吳置會稽郡漢因之所隷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勾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凡二十六縣治吳至後漢順帝永建四

管仲越人

會稽鏡湖

年始分會稽郡浙江以西別爲吳郡而以東仍會稽郡從治越故秦漢以上諸稱會稽郡皆吳屬也鹽鐵論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譯而後通並顯齊秦管仲亦越人乎然並管在齊有管至父先此有管子奚矣宋雷西吳里語云舊傳齊管仲烏程棲賢山人晏嬰長興晏子鄉人曰舊傳不著出何書證以桓氏之言則亦有因也

能改齋漫錄謂會稽鑑湖乃避吳祖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郡郭白水翠岩互相

暎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發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緑且淨。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蹰。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疑。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濕草。恐或不然也。予謂昉記信誕妄。謂湖以如鏡得名。宜可信。若曰名始羲之。則未必然。東漢順帝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開鏡湖。則湖名在右軍之先矣。然宋史賀鑄者嘗

自言賀貞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而鑄因自號慶湖遺老則又不知其説之所自出審然則賀狂客以鑑湖請於玄宗乃亦似乞其家舊物耳史稱臻立湖築塘週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郡無凶年而會稽志乃云臻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刑於市乃遣使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其説殊怪

泰五大夫會稽五夫

寔有鬼至千餘赴訴臺府者且臻能貽生者千萬年無窮之利而廼不足以功覆死者千餘人之冤哉又安知非生而怨訴者千餘人懼憔罪戾故冒籍先死云者以覬自解脫也

庚戌春正月余登太山道半至黃峴嶺見五松蒼然曰秦封大夫者也松雖耆節後凋豈能更數千百年存其贋無疑因檢雲谷雜記云秦始皇下太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初不言其爲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松蓋樹在

太山之小天門至砌時猶存故知其爲松也五大夫盖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仍襲不考之故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得名近世好事者或易其說曰此秦封松爲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爲郡幙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遂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大夫

皇封松爲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功初不知封松乃在登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士朋復失於數審遂以爲實予嘗過其處見道傍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塋於此孝感上聖而爲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士朋之不見也按此說考訂甚詳非惟有功於太山之五大夫且亦有功於吾虞之五夫矣因備錄之

相傳謝文靖葬上虞東山上虞舊經亦謂安墓在縣

謝安墓改塟長興縣

西南四十里雖不言東山數其方域地里當是而近金陵志云安墓城南九里梅嶺岡長興縣志則又稱安墓在其縣南六十里三鴉村安初墓建康梅山後被發其裔孫為長興令遷葬於此今攷陳書始興王叔陵傳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叔陵母彭氏卒叔陵啟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尚書八座奏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斷棺露骸事驚視聽則長興志所傳其的而宋書載靈運父祖俱葬始寧則在上

翏作二字甚古

虞之東山者廼玄與璵之墓耳靈運冢在金陵世紀云與惠連墓皆在上元縣與本業寺相近會稽志乃云在山陰縣西南三十三里靈運死建康蓋歸葬於此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爲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爲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其爲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

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爲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祇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上虞毋晉人客作同郡舉爲雅謔戊午予與餘姚宋仲石同自河南入覲途中切被相嬲予謂二字甚古非妄言也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爲所困今竟得之時予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即躁碎大行也

北人傖父

晉書南人謂北人傖父按雜俎帝女子澤性妒有從婢散逐四方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

猴有子曰溪北通獲猴所育為傜

書簏書厨 東晉傅廸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謂之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南宋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書簏書厨狀其能藏書不能解耳

讎校書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挍今校書句句字字相對正與讎反

李與理通 李字人姓果名而左氏云一介行李又行李之往來杜注止云使人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按古文使字

山下人人下子李字當是傳寫訛其說佀通而洎宅編云史記皐陶爲大理一本大李天官書熒惑爲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内則理政又黄帝有李法一篇顔思古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決北史叙傳李氏先爲堯之理官因爲氏后改曰李則李與理通葢人將有行必先治其行裝如孟子之治任鄭當時之治行理亦治也則就字而義巳解

分禮割席皆交游事各記二種梁江革自少孤貧齊

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華時大寒雪華敝絮
单席而躭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
割半氊與華兄臥具而去宋韓忠憲公與李康靖
公同行雁塔有一氊同寢臥到別割氊爲二分之
此皆分氊事也東漢公沙字與荀爽共約出不得
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
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見北海者舊傳而世說
新語管寧嘗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

也此皆割席事也

因病曰瘦

律家因徒病曰瘐字从病从臾說文束縛捽抴爲臾从甲从乙係曰甲束縛也乙屈也然則加之病爲瘐是束縛捽抴而病也其義省矣蘇林如淳注大氐皆同初無可疑頃見項既東私録謂楚茨詩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朱註露積曰庾庾緣罪人死積屍獄中上無救葢即與庾死同故曰庾死則以瘐作庾葢既不得其讀又未詳所出而遽爲解也

鄞楊文懿公著諸經私抄於書謂古者罪人不拏而

奴僇隨罪輕重

漢書引湯誓孥作奴蓋或奴或僇隨其罪人之輕重施之也程篁墩學士爲作家傳稱此類多先儒所未及今攷宋王深寧困學紀聞一段云甘誓予則孥僇女孔傳謂辱及女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僇之以爲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則唐宋諸儒已有此說又按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爲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惟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則說自漢已及此也

校園雜記。壹貳叄肆伍陸。柒捌玖拾仟佰等字相傳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崐山志已有之。益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然亦須檢容齋五筆一段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上。二之與二。三之與三。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一也。又云用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兮。表記節以一惠注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爲謚耳漢華山碑五載一巡狩。祠孔廟碑恢崇一變。祝錄

碑非禮一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
則一與一通用也孟子市價不二趙岐註云無二
賈者也本文用大二字註用小二字則二與二通
用也易係辭參天兩地什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
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爲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
也九之與久十之與什百之與佰亦然予按孟子
或相什伯伯軍法亦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百人爲
伯漢書食貨志商賈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由
此觀之則古字寔皆通用即周漢以上經傳已然

亦安見文章中非所用哉。惟肆之為四。陸之為六。七之為七。八之為八。絕無意義。字書兼無七。當是桼字。亦作漆。冊鉛總錄云。方言吳有桼娥之臺。束晳賦。朝享五咢之奏。夕宿桼娥之房。桼即七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㭍始。史記作桼始。㭍與來。皆桼字之誤。大玄七政。亦作桼。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桼。此皆七當為桼之証。久。俗作玖。九是黑色玉。非也。當依五筆作久。陽數九為老。久義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復窮且变矣。故

三尺法

巨萬即萬萬

久爲九同拾之爲十亦是俗字當作什

杜周曰三尺法安出哉注謂以三尺竹簡書律然鹽鉄論大夫曰二尺五寸之律古今一也豈三尺成數與

史漢稱大萬大百萬或巨萬百巨萬注皆謂萬萬耳

宋史蔡挺知博州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巨萬不知兩縣額稅歲幾輒衍至是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三統

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正謂年之始。周子殷丑夏寅是也。朔謂月之始。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也。

閏月聽政

四門王者四時所居。各隨斗柄所建。聽朔於十二堂。至衣服飲食車旗器用。靡不法象焉。閏月斗柄無

所建乃各於時之門故太史謂告王居路寢門閏字於文爲王在門爲此

干支

支干猶言枝幹也有幹而後有枝太史公謂十母十二子亦枝幹之義

五夜五更

尋常說五夜絕不知其解顏氏家訓曰五夜之法漢魏以來謂甲乙丙丁戊也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亦

五更鼓外有六更

曰五更爾按此五辰之說謂指每夜斗柄轉旋所歷五辰但月建不同則所歷亦異旣以甲乙丙丁戊爲更又當以巳庚辛壬癸爲更間雖前後迭出不一要皆歷五而更也

豹隱紀談云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因内樓五更絕梆鼓徧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方外謂之橫點演繁露亦云禁中鐘鼓院鼓記五更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

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王禹玉宮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是詞詳之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欲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爲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按兩書皆出宋人乃通不知六更所自起。文簡

又以禹玉宮詞傳會其說妄也攷宋史五行志宋
祖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受禪有天下當時有寒在
五更頭之謎和雜愚見紀忘亦云太祖嘗卜世於
陳圖南陳圖南不對但曰聽到五更醒時再問因
有此語故宮漏特演作六更以溢其數而渡江來
猶襲用之然宋曆至開慶元年已得年三百歷五
庚申又一十七年為德祐二年正月國亡則此後
庚申竟屬之元曆矣數不可益故也
夏至日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先

冬至夏至俱曰日長至

此晝漏尚五十八刻日之長於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也呂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亦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四十一夜五十九過此晝漏即四十二刻日之長於是而始故亦曰日長至則至取來至之義也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也然呂覽於仲冬則自曰日短至黃氏日抄曰世俗多誤冬至爲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則短至自宜爲冬至冬至亦曰日長至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月令孟冬之月句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審卦句吉凶是察句阿黨則罪無有掩蔽句黄氏日抄陳氏集說吳氏纂言皆遵鄭孔以吉凶二字連占兆審卦句是察阿黨句則罪無有掩蔽句且謂阿黨掩蔽別指獄吏於上下文義不屬愚意謂太史以龜筴報吉凶而或有假緣爲姦者故以此禁之如春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又如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

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說復曹伯若是者非所謂阿黨掩蔽耶晉之筮史不失爲道其君以復善改過然其意可罪也

八蜡按記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而繼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則祝詞也王肅主之鄭乃合猫虎而以昆虫備八之數即螟螣之屬則記固曰昆虫毋作蓋詛之矣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曰祖則農與嗇是也可與之並饗乎則何以謂索饗報神之有功者乎若曰畏其害稼則亦曷不首饗豕鼠乃迎猫虎乎

城隍祠或以唐李陽冰始作祠記謂昉自唐李文曰惟吳越有之宋趙與時辨其非是然不足以相詘何則趙所徵皆宋以後事也惟謂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則誠不起於唐余讀魏收魏書明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今各嚴固齋會聚集糾

執妖誼則北魏時固熏灼矣杜祐通典止載晉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蓋周官天子七祀爲有國門故都城門門祀之一耳太祝掌六祈其四曰禜鬯人禜門用瓢齎門亦謂國門禜是水旱之祭而隋制霖雨則禜京城諸門郡縣苦雨亦各自禜其城門唐因之禜門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不止祈社稷宗廟此所謂靡神不舉者然祀止一禜不聞他祭禜止一門不見特祠則祠祀誠非古意以爲天地間有是物必有是神城隍於郡國爲物

鉅而最有功先王保釐萬民懷柔百神不應獨遺此南陽王鴻儒以爲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也隍水也理當或然今江右郡縣城隍乃享祀漢潁陰侯灌嬰按高帝六年始命灌嬰率師下江南定豫章諸郡或平定之後因秦燔更城郭至是侯乃董築因食焉元王學士惲作汴梁路城隍祠記亦謂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事雖兩事皆儻恍莫可詰然意秦漢間因已肇祀兩人皆功臣或於時保障有功

人心信鬼故尸而祝之以配神作主亦未可知也

嵩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云庸城也

廼知南陽之論亦有所本

祭啓聖及孔子不同日

郡邑舉例歲毎以春秋二仲之丁祭孔子是日也先祭啓聖孔子曰子不先父食禮也予曰此兩失之矣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敬也者主一無適也一日而祭啓聖孔子又祭孔子一人之心而兩孔子之祭父乎其中是適也是惡在其主一也祭啓聖孔子爲將祭孔子則苟而藏事耳於是乎後

在南之衡山即霍山非江南天柱山

圖

祭孔子。禮煩人厭矣。故曰兩失之也。曰然則當何如。曰祭孔子於月之上丁。以其月之朔祭啟聖孔子。或丁朔同日。展啟聖孔子之祭先三日。

爾雅釋山曰江南衡。郭璞注云衡山南嶽。又曰霍山爲南嶽。郭璞注曰即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兩注互異。衡山即霍山也。一山二名耳。地里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故曰江南。衡若天柱在廬江灊縣。則江北矣。亦曰南嶽者。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祠於天柱。亦名天柱爲霍山。郭氏注爾雅不以爾雅爲

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

之霍山注南嶽而以漢魏以來相沿擧改之天柱釋霍山致有斯疑其實衡山一名霍猶泰山一名岱非二山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河内北冀州其山鎮曰霍山此則分辨九州而各指其一山以為之鎮亦名霍山非五嶽之霍山矣河内鎮之霍山在彘今霍州

宋朝類苑曰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乃在曲陽縣祠北

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近時馬端肅題釐正祀典亦云三代歷秦漢隋唐五岳之祭俱於原封之山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爲契丹所有以白溝河爲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曲陽俗傳有飛來石之說周禮載恒山爲并州之鎭我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無疑當時奉旨下禮部看詳而迄今北岳之祭未聞改正不知禮官何說也正德間尚

書荷公宇嘗奉 命到彼因便過之謁岳廟祠祠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曲陽縣今尚有石突峙蓋曲陽之祀所自始爾雅什山。恒山爲北岳郭璞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水經恒山下廟北舊有北岳祠廟前有碑闕壇場相列焉東逕上曲陽縣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嘗以歲十一月至於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存山曲之陽是曰

曲陽有下故此爲上矣酈道元後魏所謂上曲疑即渾源州也而唐史禮樂志祭北岳常山於定州晚唐晉王擒劉守光還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與王處直謁北岳廟是時河北之地猶未入契丹然已廟在眞定知曲陽望祭非始於五代也虞書望於山川周禮祀四望山川謂祀四岳四瀆不得至其地故四面望爲壇而遥祭之疑虞周之世蓋已然矣

草山堂羣書考索論天子祀嶽瀆山川拜禮曰武王

伐紂所過名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中親祠華岳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詣聖問右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答拜之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辰岳瀆是天地之命官人君不得而臣之故開元禮祭岳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裴堪此奏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本朝洪武初詔定

岳鎮海瀆名號曰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聚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今命依古定制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憶國家封號非所得加況得而臣之乎

唐李善夷重修伍員祠議曰伍相公員廟在澧江之渚垂二十年向爲墟矣太守欲重建廟宇里人曰

楚人祀申包胥非祀伍子胥

不可員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大一句余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周夫楚平王非員之君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也吳楚之君乃五等封不得爲侯伯而爲子男故仲尼修春秋止稱子夫覆載之內天子爲君子胥乃周之臣也復父仇孝也安得無馨香之祀乎此議似辨而迂宜未爲確禮惟大夫不稱君耳天子君天下者也諸侯亦各自君其國可謂國之人非臣乎如此則春秋十二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弑其君者三

十六舉非信書衛呼宋督不復討矣惟平王殺伍員之父宜非君道然當時則公固言之曰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仇君而討臣何仇之爲子胥之以吳入楚也至於刑死君妻君之母夫人雖甚甘心於敵以下之仇不啻甚矣況故國故君乎由此言之謂平王非子胥之君謂子胥非楚之仇者皆妄說也劉敞亦唐人也論江陵父老訂詞子胥事甚當略曰太原王生嘗檄江陵父老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

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祀謂者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慓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何獨江陵之人能忘子胥之破國家而事之乎吾以其廟乃申包胥之廟也申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寖遠楚人以子胥常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耆老得其遠易其板曰申包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其正論極正考訂最精按國語書子胥但曰申胥以吳嘗封子胥於申故救楚復楚者申包胥也楚人感其忠思

其功故世祀之代久而忘漸以申包胥爲申胥又遂以爲伍子胥至於功之不祀而轉事仇楚人亦但知土木衣冠則敬事之豈復知其父兄德怨於千世之上哉然申包胥在楚訛爲申胥又以爲子胥固亦未怪也伍子胥在吳吳人且有五其大夫長鬣而施之以尊朱之色不復問其姓名之誰何矣

泰山玉女祠昔秦始皇東遊海上禮所謂八神者而無之至漢初元中方士有天淵玉女之說豈昉自

此通考謂舊有玉女池在泰山頂池則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眞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湧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遣使龍石爲龕奉置舊所上爲作記則祠祀始顯然莫詳其何物女子也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朞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灌壇令當道妾不敢以乘風雨過豈泰山之

女東海之婦與然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而青兗尚屬紂境文王何得擅署太公於灌壇亦是不待知者巳灼見其妄矣昔宋儒陳氏論泰山封帝曰帝只一上帝而巳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後殿於其後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余因讀笑曰陳氏快矣謂山無婦而有女一時聞者絕倒

庚桑楚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謂以其主配社稷以食也古者思賢而祠之則於社故曰鄉先生坐於

立祠以子孫貪暴為其廢

里門以教子弟歿則以配於社漢甄子然臨孝存皆配食縣社晉宋登為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之陸雲補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社古之仕而有功德於民民追思之及鄉之致其仕而有道德可宗者皆祀之於社不必專祠亦非如今皆配食學官也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百姓德之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祠五代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至宋其七

佽飛荊勇士名非首在

世孫奎知河南府民見其儀觀嘆曰。直鰲丹王孫也
因復興齊丹王祠。凡立祠以報功報德也。久而忘之
且以其子孫賢愚爲興廢。蓋三代以下之人心。爲
不復覆於古矣。然爲人子孫。正可毋念耶
明州瀕江。舊有佽飛將軍廟。鄞人中丞周公相曰。佽
飛將軍號非名也。無其人。爲施面目乎。欽然以淫
祠令撤去之。余按呂氏春秋曰。荊人佽飛涉江中
流。兩蛟繞其船。佽飛拔劍刺蛟殺之。則佽飛者本
楚勇士也。當戰國時。越入於楚。鄞爲楚地。或其時

州縣土地祠不是剝賊官皮場

截毀此江何渠不得立廟乎。逮漢武崇尚其勇。始改秦左弋官為佽飛。在上林中紡繳弋鳧鴈數萬頭。以供宗廟。原本人名。非官號也。

宋有皮場。一曰皮剝所。盖斂屠者所輸皮角筋骨。節周家壓人所掌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疥瘍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遂所在建廟。而南渡來杭。廟在晨華館暨貢院。[illegible]士之試禮部者。遂相率行禱於其中。見。[illegible]士可謂無識矣。疥瘍豎也。安知人祿命事乎。然[illegible]今州縣

猶有廟遺址。累見諸志。不得其說。輒傳會謂　國初峻法。懲贓吏。至剝其皮以楦後官之座。此其行刑處也。則妄誕矣。

金華子下篇卷之三十七